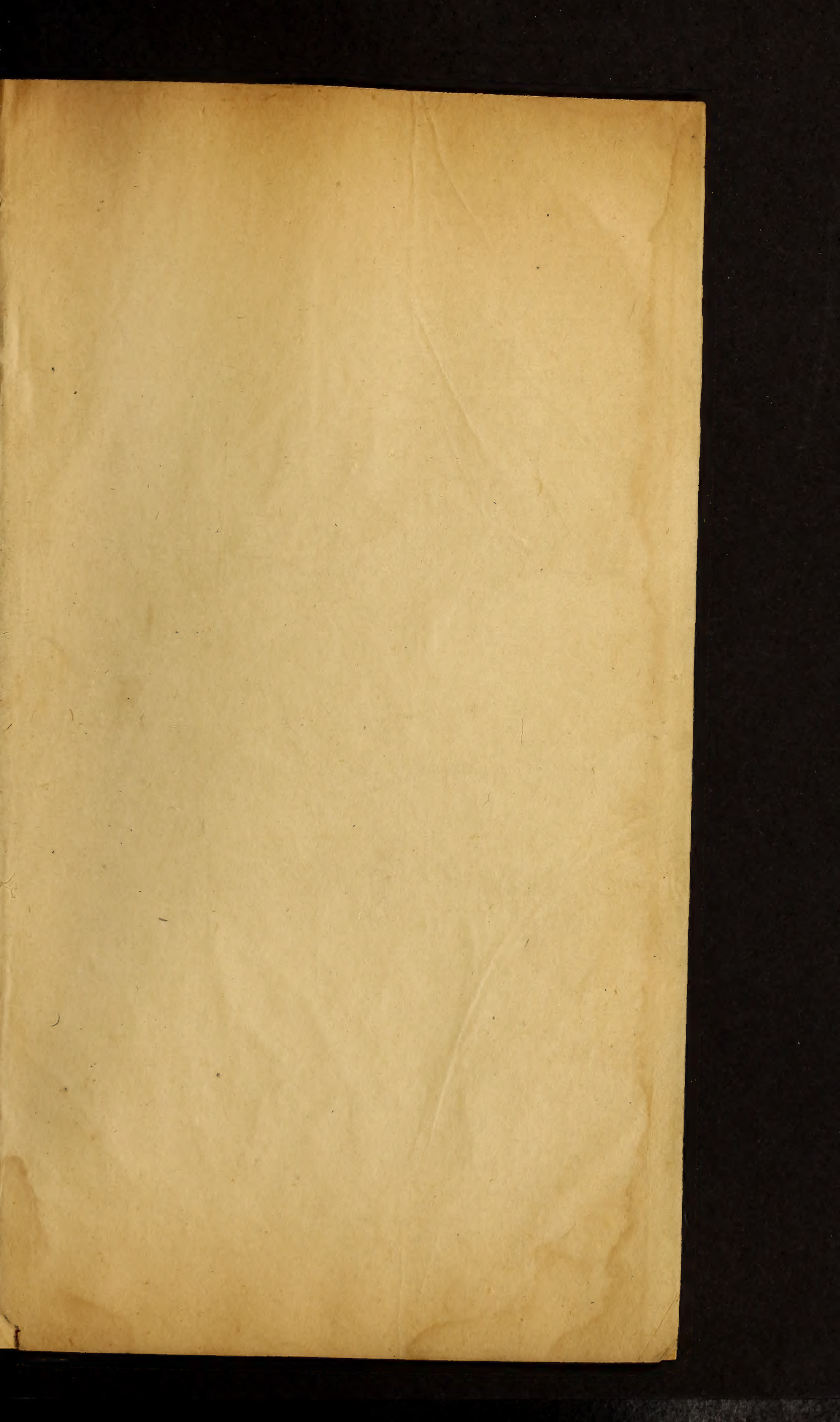


明

世宗皇帝

乙未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為戸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請盡去之并臨淸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愼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戸部事今忝用内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裨請悉撤回從之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鎭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其後又裁革京營提督監鎗太監于是諸閹斂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爲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已。悟孚敬言非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祖宗各爲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爲三昭廟。與文祖世室祀太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爲三穆廟。廟各有殿。殿有寢。以藏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諭閣臣曰。文祖廟爲世室。則世廟

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宗宜稱太宗廟。從之。

三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經以苛虐失衆心。爲亂軍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以牧地五十畝。經至。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趨過當。諸軍詣經乞罷。經搒笞訴者。卒遂亂。毀府門。火均徭冊。經竄別室中。搜得之。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不過此。遂狃爲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爲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追念宏遺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以寛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愼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謚文憲。

帝深嗟悼。賻䘵有加。贈太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遭讒搆。迄以功名終。

丙申　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即革囊。騎以濟河。俗謂之皮渾屯。與渾脫音相近。故史傳借用之。渡入山後。諳達亦自豐州前注見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字虞佐。蘭谿人。用總兵官王效。延綏人。梁震。新野人。數敗敵。十二年冬。虜犯鎮遠關。故震處之河。虜殺溺死者甚衆。明年。又犯黃甫川。震擊走之。既而復犯花馬池。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乾溝。鎮遠關。在寧夏府寶豐縣西南。黃甫川。在葭州府谷縣東北。有城。乾溝。亦曰蘆溝。在鞏昌府靖遠縣東北。寧夏固

……古制方不適施于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卽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閒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況隻輪八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挫銳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特爲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摧鋒豈可轉以運車碍其馳騁書生迂拙之見眞不値一哂耳

原邊接界處。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天和赴鎭。龍召爲刑部尚書。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卽困。又行遲不適于用。天和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礮槍弩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十四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瞯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黑河。卽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于黑水之南營都城。卽此。遇伏。大創而去。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寧夏者。亦爲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

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淸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爲置戍焉。

夏五月。毁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眞人。班二品。贈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入閣。李時雖爲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丁酉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討安南。

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暠。一在宣德時。黎利僞奉以降。一即此。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賙而自立。自黎利後。九傳而至賙。多行不義。遂及于難。賙臣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暠。暠奔諒山。兵敗走死。立賙兄子譓爲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譓。譓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懬。已復殺懬。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時譓已卒于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

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宸斷尅期徂征詔起伯溫于家伯溫先爲大理丞坐李福達獄奪職詔起用都御史以憂回籍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字玉卿婺源人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寧人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僞大誥登庸篡位時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請宥罪許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溫啓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其言須兵三十

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勅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温南征。卿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張經字廷彝。侯官人。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子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illegible]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熙

之子。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爲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爲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爲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爲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爲民。坊性狂誕。熙旣卒。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

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云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夏言當國鼎臣入侍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

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爲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爲睿宗。遂
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
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
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
朝賀。又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諡慈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
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爲奉迎禮
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

翟鑾始藉中官延譽驟得輔政繼謀復召交結閣臣其非端人明矣夏言自命伉直何亦瞻徇私情共相援引可見當時朋黨之局

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决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李時卒諡文康

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帝第二子為皇太子封載垕帝第三子即穆宗為裕王載圳帝第四子為景王後之藩安陸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欲謁顯陵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

年不可破言尚不免鼎臣
謂肩之輩夫復何尤

視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爲世襲五經博士。曾子五十九世孫。

張孚敬卒。

孚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孚敬剛明果敢。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絶。而性狠復。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爲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没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諡。帝取危身奉上之議。特諡曰文忠。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閲卜兆。

九卿大臣許讚言桝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耳。

乃命宣城伯衛錞華亭人。潁之孫。遂安伯陳鏸巴人。志三世孫。及顧鼎

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行次衛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錦衣衛指揮使陸炳負帝出御乘輿。帝自是愛幸炳。炳之先。平湖人。後隸錦衣籍。炳母。帝乳媪也。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謁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望都縣。金改今名。今仍舊。屬保定府。從臣請祀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內。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本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卒定南祔之議。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勛以獻皇帝祔廟進封公。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博才優。得密封言事。并累所降手勅。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勳階。言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令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

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勑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爲戶部尚書。

材初長戶部。力袪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葢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

巳。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賑之。

時河南災甚。杲請急發帑。詔齎臨淸倉銀五萬兩以行。旣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子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旣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勳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從郭勛希榮寵踵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又呂用之所以欺高駢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凝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此于深山

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敘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勳戚。爭以入學爲榮矣。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字殿之。射洪人。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

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乃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一二年脫屣朝綱更復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不自知其過孰實可嗤鄙耳

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謚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在固原州西。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尚文優將材。負氣桀傲。所至與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巡撫賈啓劾尚文老悖。遂革任。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激令立功。尚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寇遁走。寧夏

巡撫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邀擊于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飲馬于此。築堡守之。）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謚文康。）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贈太保。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于獄。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大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

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以郭勛奸蠹。任用肆毒。其二。以工作不休。朘民膏血。其三。以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傅。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藎杜口。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御史浦鋐。字汝器。文登人。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屏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鋐方病。入獄。被杖百。復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佐贈光祿卿。鋐贈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溫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在廣

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揷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溫承制許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并令覈黎寧眞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在歸德府睢州北。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

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鷄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牐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諡孝康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

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言官重劾。給事中戚賢等。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

郭勛縱恣妄行稔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上眷漸移即爾紛紛補牘以博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有實出伉直者而似此猥鄙者正復不少

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誖謾。先是帝給勛敕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敕具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臨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批柢。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謬為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欵大同詔却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州人。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俱見前。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仿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

夏言經國不如寇準而疎脫畧相似其援引嚴嵩亦猶準之遇丁謂卒致爲所擠陷情事復同小人反噬固不足道然謂之姦狡易見嵩之柔和難窺且準僅以拂鬚微詞成隙而言再召復至以盛氣凌嵩嵩銜次骨無怪得禍之更烈也

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啟。跽讀。言謂嵩實下已。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慍。諷言官劾嵩。帝方憐之。不聽也。兩人遂大郄。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遂振暴其短。　陶仲文。方士。初名典真。黃岡人。

會日食。既帝手詔以爲下慢上之咎。落言職閑住。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煥吾。泰和人。于獄。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聞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入亦必同係曹妃宮婢當此危懸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為搆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皇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

陷顯然方后復乘嘉靖疾悖之時輒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妒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彭亡徵先見耳

始知妃寃。

癸卯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嵩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發之。彌縫得免。故恨經。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字崇象。石首人。等附旨。請逮考試官周鑛。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爲狂悖。經杖八十。爲民。創重卒。鑛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異己。自經始。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爲擠陷。

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緦。沈良材。陳瑝。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栢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嵩者也。王緦字韜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瑝。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

冬十月。朶顏入寇。

攻圍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辰 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夤緣舉進士。遂斥為民。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屬給事中王交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邪。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

進、勤、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等皆爲民。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常嘆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諳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諳達今依鵬傳。

諳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命逮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鵬字志南撫寧衛人。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言官劾其逗遛致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逮繫鵬坐永戍方杖死。渾源五季唐縣元改州今州屬大同府長漢種祥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絕宮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間諜。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恭誠伯。帝自二十年遭宮婢之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可學。無錫人。端明。饒平人。隆禧崑山人。

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

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享。位皆南向。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宜憲

廟。右四序。仁英孝武。其後為祧廟。以藏祧主。

秋八月。張璧卒。謚文簡。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搆言。言不悟。

楚世子英燿弒其父顯榕。伏誅。

英燿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欲

陸炳等恃寵橫行致為言官劾奏夏言擬旨令其陳狀乃朝廷公法所存豈造請干求所免至炳公然行金求解則乞貌視王章言即當以其賄乞之情露章舉發顧因其長跪泣謝竟

獲保全。言雖力却苞苴。而狥私意以市恩廢法。又豈得謂之公正自持者耶。

罪金。金遂勸英燿謀逆。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弟。顯㮽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得免。英燿徙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抉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崑山人。尚孝宗女永福公主。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讚歸三年卒。尋復其官。追諡文簡。

丙午 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貴縣人。爲通海縣元置。今屬雲南臨安府。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冕極言豫教不可緩。

帝怒譙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注見前。）亂。遣何卿（成都衛人。）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字惟靜。鄞人。）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于是松潘威茂間。行旅往來。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砦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坐事奪官。銑復加錄用。）擣巢于馬梁山（在榆林府北。）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丁未 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欵。總督侍郎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巡撫孫

敵騎近邊。河套資畜牧之利，出入自如，久爲邊患。曾銑首議復套，自屬籌邊要着。其所條列，亦具中機宜。銑膺寄疆場，意在秣馬厲兵，以恢復輿圖自任，豈得咎其好大喜功。當時廷臣心懷怯懦，不肯一矢加遺，諭貢論封，毫無主見，轉以銑之銳志出師爲非計。嵩諸意方向銑，尚兩紛起，挾持造朝局中更，遂以銑爲啟釁終致沉冤西市，君

繼曾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逮繼曾下獄死。繼曾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繼曾不謝，言怒。及是，言不爲地，遂死獄中。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蓋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會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上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服；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擣其巢，材官騶發，礟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爲難。而萬達尤以橫挑強寇爲非計。帝方嚮銑，議上，不省。

秋七月，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鎮名，在魚臺縣東。明

若臣苟且畏難之習怒于不可挽回國勢何由克振乎

時爲漕運往來要地。隆慶後。運河東徙。鎮遂廢。河臣詹瀚。請于趙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錄口。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一月。大內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並以言事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忘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甫十日。爵抵家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竟去不顧。觀者泣下。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至是。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空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爵居家二年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諡忠介。

皇后方氏崩。諡孝烈皇后。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鴆兵繕塞。輒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奬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畧。廷議一如銑言。帝忽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曰。今逐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嚴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然。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旨。嵩聞。愈精治其

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移。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言遂敗。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鏜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鉞之子。鎮甘肅以貪縱為銑所劾。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銑所善同邑蘇綱。言繼妻父也。方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益信銑為可辦。因力主其議。及是。嵩代鸞誣奏銑尅餉鉅萬。屬綱賂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畧。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歿。家無餘貲。隆慶初。贈尚書。謚襄愍。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

也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蓋嚴嵩與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諳達俺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言豪

嚴嵩銜憾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不過借銑以傾言特言既揭嵩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為糾劾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挽救乎蓋嵩居心陰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疏由于嵩所詐為即前此復套之議中變亦安知非嵩先慫恿以陰售其奸迨窺見意旨遂從而下石乎至法司為言援請寬釋益觸嘉靖之怒因及不戴

香冠事或疑嘉靖本意在殺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籠紗獻媚有意相形以釀成其罪小人傾險叵測乃至是哉

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黷貨。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者。然自大用後。日寖驕傲。寖爲帝所厭。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以其爲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謚文愍。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餘姚人。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自南京吏部召。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爲戍守處。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明縣。永樂中置。今省。故城

在宣化府延慶州東有都司駐此。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尚文初僉後府。嵩子世蕃為府都事。驕蹇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銜尚文刺骨。誣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彊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字宗安會稽人。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束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束謾語曰。豈有喜及罪人邪。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束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尚文追贈太傅。謚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壡卒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倭自永樂末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復至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素卿宗設數輩至互爭眞僞素卿本中國人逃入倭太監賴恩納其金右之宗設怒遂相鬭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及恩并治遂撤市舶議者謂當罷者中官非市舶也然卒罷之濱海奸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奸多爲之囊橐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

明代倭患中于東南蔓延塗炭勞兵力者幾數十年然其得盤踞海濱皆由內地奸民潛行勾引朱紈甫沿浙閩盺捕交通者以便宜行戮深得平寇機宜乃大姓因失利流言周亮陳九德等復肆加詆劾朝廷不察輒行按治致紈仰藥自裁措置之顛倒實甚設此時不爲掣肘俾得從容展布盡絕根株又何致海氛之益熾乎

通得旨允行。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爲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字子純。長洲人。爲之。紈至。嚴爲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爲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賊渠閩人黎光頭。數爲倭主。已復引佛郎機行刦。紈擒而戮之。遂爲九德所劾。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寧歲。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按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分兵果大至阻白河不得渡王忬字應民太倉人剽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

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閹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

敵蟲壓郊實家國安危所係嚴嵩身居政府自宜急籌勦寇之方以安都邑乃詔旨方督趣進兵而嵩竟視同隔膜阻撓出師惟慮輦下失利之難以彌縫俾其飽而颺去罔上縱敵與盡諉其罪始視黷貨攬權而更重至丁汝夔受指使而按兵不擊楊守謙托持重而臨陣不前其駢服上刑情罪惟允嵩獨得倖逃憲綱亦未聞廷臣糾劾及之非特國紀廢弛言路諸臣亦豈能辭咎耶

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諳達營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於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爲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西。有城。亦曰白楊。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

寇薄城下諸將不發一矢下詔集議百官不發一語朝廷可謂無人貞吉獨奮袖大言尚知以國事為念氣槩亦復凜然可取且承効朗馳入營中勞軍頗能慷慨任事雖所陳錄尚文釋沈束迂闊而無當急圖然其言亦不足深罪乃嘉靖乃壯其志而遷官旋怒

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為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忬奏其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為民。而擢忬僉都御史代之。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謫諭德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為荔波典史。

方諳達薄都城。以嫚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厲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瞯廷臣。日中莫

其游說而杖謫何前後頗戾矛盾徒以柄臣嫉惡致賞罰移于俄頃之間太阿誰寄操之而漫無主持若是耶

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嵩。趙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趙文華慈谿人會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東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吏部侍郎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攝兵部事。以營政久弛。上疏論之。畧曰。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額軍

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于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鸞欲節制邊將。罷築蘇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遂肆讒構。會邦瑞陳安攘大計。被旨落職。鸞死。踰十年。始復官。

廢鄭王厚烷懿王祐檡子。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于獄。已而故盟津王見濍祐檡之叔。子祐橏。許厚烷謀不

軌。初。見滋以罪革爲庶人。至是。祐橏求復郡王爵。怨厚烷不爲奏。遂承帝怒。摭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遣官往訊。無左驗。帝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廢爲庶人。幽之鳳陽。厚烷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載堉始入宮。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籍。

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卽疏劾嚴嵩。畧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勳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淸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舉朝莫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

先闕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搆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爲鬼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則內治既清，外患自寧矣。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又都給事中厲汝進劾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熾。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帝廷杖汝進，謫典史。明年，嵩假考察奪其職。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

冬十月，張治卒。諡文隱。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己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爲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

孝烈皇后。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戍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于邊。初。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爲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疏劾嵩黷賄十罪。併及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懾嵩威。益鉗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

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平陽。五季吳越縣。今屬浙江溫州府。

三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

仇鸞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人。涿州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以讐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略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堂堂中國。與之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與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懈弛兵事。不可五。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今乃導之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今知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于利害得失至爲明暢嘉靖果爲感動卽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下鸞會議鸞旣窺知意存偏向輒敢攘臂肆談宣言陰營以務求曲售其私而諸大

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入。或諳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與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訾。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言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臣亦但言遣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稜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主貶反轉加小人撓亂國是嵩真毫無忌憚然鸞之所以敢如此者則以恃嚴嵩而信嵩目蔽非嘉靖之咎其誰之咎哉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

置于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旗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

司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明年春。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南。陷上海城。元縣。今屬江南松江府。流劫乍浦。鎮名。在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海口要地。今有副都統駐此。金山。明衛。今為縣。屬松江府。太倉崇明常熟。注俱見前。嘉定。宋縣。今屬太倉州。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明縣。宣德中置。今屬嘉興府。崇明。入崇德縣。五季吳越置。今改名石門。屬嘉興府。掠嘉興。還屯柘林。鎮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孟津人。代之。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遂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爲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帝少疎嵩嵩當入直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即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九月河決徐州

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字廷和，進賢人。）請濬劉伶臺（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臨淮。）至赤宴廟（在安東縣。）八十里。築草灣（在山陽縣西北。）老黃河口。增高家長隄。（在山陽縣西南洪澤湖東。後漢陳登建。明陳瑄重築。）繕新莊等舊牐。（新莊牐在清河縣惠濟祠東。明初建。後廢。）從之。

罷馬市。

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

中官村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為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十大罪五奸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

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
盡歸于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
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
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
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躐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
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爲大將。已知陛下
疑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
諸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
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
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
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
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內。患
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
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
巧彌縫者爲才能。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十
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
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
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必先
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
廠衛之緝訪也。即令子世蕃結爲婚姻。是陛下之爪牙。
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

諫有所愛憎即授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嚴效忠嚴鵠。俱世蕃子。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搆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繼盛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甕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若。侍郎王學益安福人。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晉江人。持之。嵩謫之外。于是尚書何鰲山陰人。竟如嵩指成獄。繼盛既得罪。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兵部郎中周冕。申論嚴效忠冒功事。力陳其誣妄。遂下詔獄。雲南清軍御史趙錦。以元旦日

食。爲權奸亂政之應。馳疏請罷嵩。以謝天變。帝手批責錦。誣天謗君。遣官逮至京。下獄拷訊。斥爲民。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爲兵部尚書。一即此。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益習攻戰事。諳達信用之。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詭言能喝城使墮。敵貢市時。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乃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墾水田。搆宮殿。號曰拜甡。諳達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 豐州城。即今歸化城。拜甡舊作板升。今改。其春。兩犯宣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插箭峪。在廣昌縣東南。浮圖峪。在廣昌縣東。路出紫荊關。遊擊陳鳳朱玉力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鄜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

峯上流民視拜姓竟如匪
脫其尚何以立國乎

字景仁。平涼人。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淶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在明年春。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字惟約。蒲州人。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柘城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盜師尚詔作亂。官軍討平之。

尙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撫謝存儒蒲州人。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尙詔肆爲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啟門納之。乃劫獄囚。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鄢陵。注前見。與戰。敗績。已追獲于山東莘縣。注亦見前。詔即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

嘉靖酷待言官力加摧抑錮獄杖死者接踵于廷已非政體至賀表違式其事尤微何亦重加譴責蓋自嚴嵩柄用羣臣異論紛如嘉靖聽嵩之從臾蓄怒以待者已久而衆喙仍然不已則益務先事施威欲以怵其心而箝厥口耳顧時臺諫陳言固不必盡中事理而嘉靖借端抒憤至以元日盡撻科臣並妄更甚矣

餘萬人。三省皆震。

甲寅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于廷

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杖。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經爲南京兵部尚書。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在松江府上海縣東南。有城。爲沿海巨鎮。抄掠四出。經至。選將練兵。爲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勦。

秋七月。詔勳戚大臣入直西內。

倭患方亟。自當以禦擊為先。文華條上機宜。乃首請祭海神以求福。實為可嗤可鄙。嘉靖竟徇嵩私請。即令其督察軍情。又冀其能遏潢池寇焰。至其恣睢黷

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銑之子。尚書李默。字時言。甌寧人。王用賓。字元典。咸寧人。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侍郎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郭樸。字質夫。安陽人。吳山。字曰靜。高安人。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為民。

乙卯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遷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慴。公私財賂塡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

貽流毒東南。尤小人所必至。夏不足深責矣。

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在嘉興府秀水縣北。一名聞川。宋聞人氏家焉。今有鎮。爲南北要衝。詔逮經下獄。

趙文華頤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經大破倭于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爲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已與宗憲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及文華宗

張經討倭。屢著斬獲成勞。趙文華既攘其功。且因嫌誣訐其罪。致與李天寵同時論死。實爲寃獄。嘉靖何以不加覈究。必欲置之於

憲。致捷。遂冐以爲功。帝深入其言。卽下詔逮經。經至。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以文華誘除名。復爲宗憲所劾。被逮。俱論死繫獄。舉朝知其寃。莫敢奏。

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每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繼盛囊三木。輒憤歎曰。奈何不以囊嵩而囊若。或至泣下。已而有爲營救于嵩者。其黨胡植。南昌人。鄢懋卿。豐城人。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邪。將自貽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其辭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並

死且為嵩所窺測陰中其奸至楊繼盛繫獄三年與此事尤風馬牛之不相及乃竟竄入案中妄加刑戮嵩之惡固不足論但秋讞既上卽情真罪當尚宜再四推求顧令無辜駢首市曹茫然罔覺是甚藉手奏書全不寓目致權奸得以肆意繙刑庸憒實甚矣

苟寬恩今忽關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顧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卽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為疆場效死以報君父 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隆慶初䘏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卿諡忠愍張經亦復官諡襄愍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丙辰 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

倭。

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珫。應城人。未幾。又以楊宜衡水人。代之。張經深得狼土兵心。旣逮。皆憤恨無鬬志。宜節制不行。而趙文華威出宜上。宜惟曲意奉之而已。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在江寧縣南。今有鎭。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關名。在長洲縣西北。吳地記。本名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遂改名滸墅。轉鬬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應天巡撫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搗倭于松江之陶宅。在奉賢縣西北。進營甎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在奉賢縣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破賊海洋。文華

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毀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爲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三月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數詰嚴嵩嵩曲爲解帝終不釋文華稔帝好告訐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默坐死帝以是爲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遝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

泰州人。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宗憲欲藉以通嵩諂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固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宗憲遣指揮夏正等。要海降。且曰。陳東已有約。所慮獨公耳。海因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隙。宗憲因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于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復行計縛東來獻。刻日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懼欲弗許。宗憲强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屬矣。東黨懼。乘夜攻海。海走。間道。官軍圍之。投水死。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爲庶人自殺。

初載堉父厚熠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帝喜封爲眞人予金印及載堉嗣益以奉道媚帝命縮其父眞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堉用其術和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堉載堉銜之已而高輔爲帝取藥不得求載堉舊所蓄者載堉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堉過失載堉壞民屋作臺榭苑囿庫官王章諫杖殺之嘗微服至揚州鳳陽爲邏者所獲羈留三月走歸帝疑之奪眞人印仲文知釁已成不敢言會有民耿安告載堉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發其諸不法事詔廢爲庶人錮高墻載堉自縊死妻妾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怡者累日帝以文華雖逐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衛。文華故病蠱。及遭譴臥舟中。意怏怏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沈鍊觸忤權奸致遭貶謫楊順以封疆大臣竟甘與路楷同爲私門鷹犬逞志搆誣至于弋獲妖人而喜謂其足以報嚴公子遂從而羅織以殺直臣實爲弁髦國法迨陞子遷官復嗾于相酬之薄戮及其孥以冀爲取媚彼雖靦然人面實不知其是何肺腸也然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快鍊。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汶上人）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德州人）。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併取鍊子袞、褒、杖殺之。

方伯媚奸臣之子而殺人之子而嘉靖不知是時國政尚可問乎

冬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舊作辛愛。今改。後仿此。圍大同右衛。錫林阿有妾托斯齊。舊作桃松寨。今改。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詡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字廷議。進少子。以為便。乃給托斯齊使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嚴嵩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山東朝城人。代順。時故將尚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諳達孫及壻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及巡撫楊選字以公。章邱人。總兵張承勳等各嚴

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據海島挾倭爲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剿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子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戶所于此。今改名定海山。之岑港。在定海縣西北。舊爲戍守要地。將吏以爲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爲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

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邢臺人。于杭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彊。遂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過此即爲外洋。造新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刦閩廣。

戊午 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方錫林阿圍大同。殺掠吏民無算。順懼路楷奏之。賄以七千金。楷悉爲掩覆。及是給事中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召寇。立命逮順。及楷下獄。嚴嵩不能救。乃言楷受金嘗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茂還。事事爲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順楷俱

薄譴。于是時來卽劾嵩明好罔上會主事張翀字子儀柳州人。董傳策字原臣松江華亭人。亦于是日劾嵩翀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譴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舊作吉能卽前濟農子按濟農係蒙古王號故父子並襲其稱舊分作吉囊吉能音譯岐誤今俱改正。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

尺以上者。宛平民獻芝五本。賚銀幣。于是四方來獻者接踵。皆積苑中。內侍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凡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

己未 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灤河。

錫林阿與婁巴圖爾舊作老把都。今改。諸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注見前。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初帝器忬才。甚眷之。所建請無不從。及為總督邊將數以敗聞。漸失寵。嚴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以尸語為嵩子世蕃所憾。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益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闕訟冤。復忬官。予卹。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平江北倭。

倭數百艘寇海門。五季周縣注見前、遂令副使劉景韶湖廣崇陽人。

遊擊邱陞。扼如皋。而身馳泰州當其衝。賊知如皋有備

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皆捷。先是遂語諸

將曰。賊若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鎮名。在通州泰興縣北。

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今設同知駐此。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掠

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

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叅將曹克新等。

禦之姚家蕩。在淮安府鹽城縣西北。爲濱海重地。會通政唐順之時奉命視師江

浙。副總兵劉顯南昌人。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

賊印莊。鎮名。在泰興縣東。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

營兵驕悍惟當申嚴紀律以儆不馴黃懋官乃減餉繆期妄行裁抑措置未爲失當但軍士輒敢戕害督儲大臣即與叛逆無異自當廣搜黨與重示刑誅乃何綏持紙犒金李遂閉閣

之顯馳救三沙。注見前。遂令景部填塹夷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追奔至蝦子港。方輿紀要。姚家蕩東南。有蛤蜊蝦子等港。爲賊窺伺徑道。江北倭悉平。帝璽書獎。遂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爲巡撫。順之尋卒。順之初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尋調主事。遂引疾歸。讀書陽羨山中。凡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會趙文華視師。特疏薦順之。順之商出處于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錄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秋七月。南京地震。

庚申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莆田人。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懋

給券其畏葸縮朒情形實爲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輒以定變邀功而首惡就又僅誅既死之三人以國子局章政廢若此之不即亡幸耳

官文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致顯諸懋官不可給餉又復逾期馬坤字順卿南通州人軍大怒遂以都肆日殺懋官裸尸于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黄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犒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閤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三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供帳簡

溥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韜之子。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已嵩敗，懋卿以贓戍邊。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大同人。襲諳達于豐州，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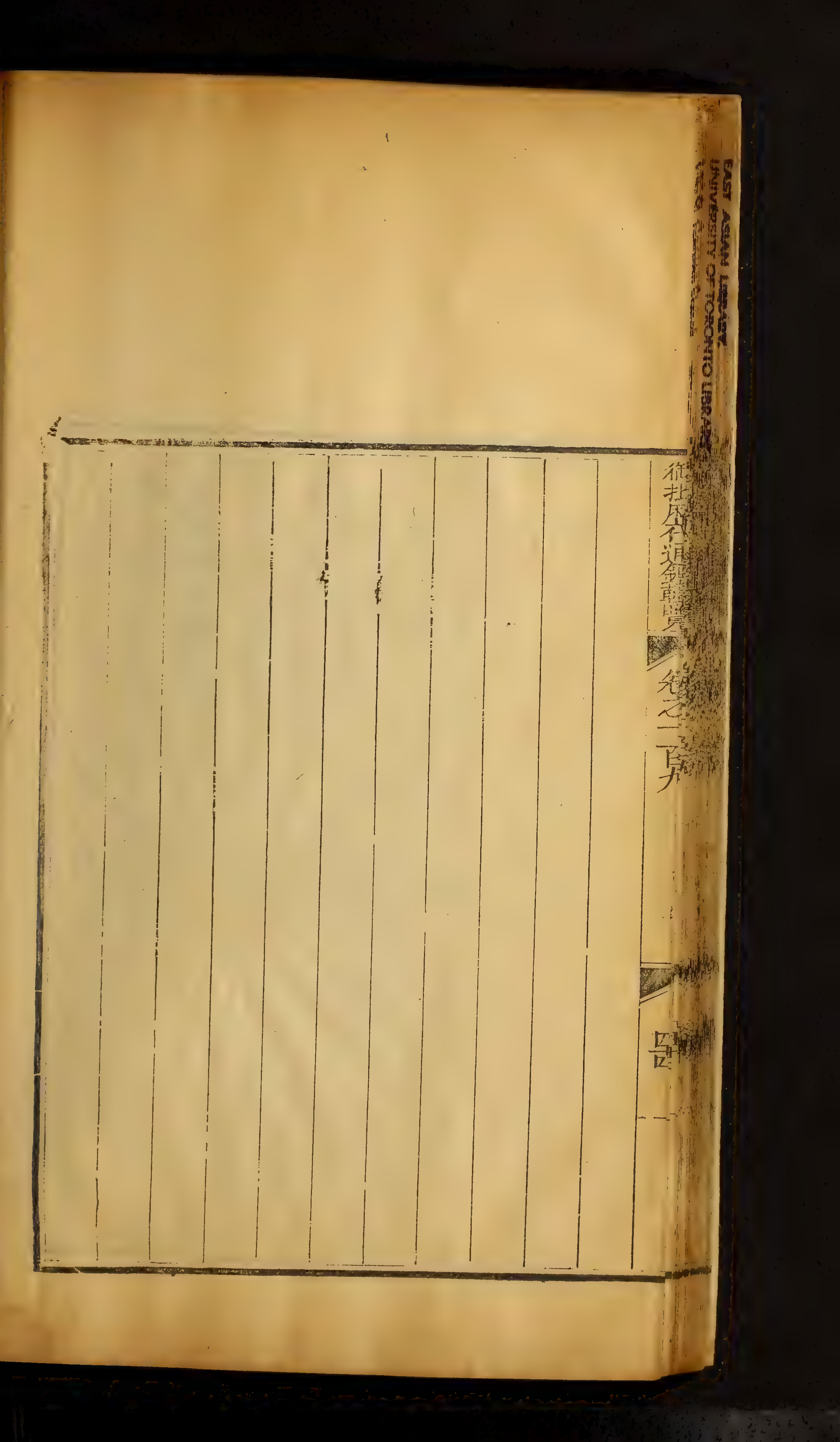
先是，虜聚衆喜峯口，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帳于灰河。在寧武府西，下流至馬邑縣，入桑乾河。至是漢復與參將王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州，擒斬百五十人，焚拜甡畧盡。將郎富已隨虜帳他徙，趙全亦遁免。邊兵積弱已久，寇易之，駐近塞，出沒無所忌。及是再為漢所挫，他鎮亦往往乘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帳。

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內援，又見倭患方未已，思自媚

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在三十七年。帝喜天瑞頻降。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悅。賜名龜曰玉龜。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

宗憲性喜賓客。東南才學士。茅坤。徐渭。沈明臣輩。皆招致幕府。用是名日起。其獻白鹿也。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者上之。學士以渭表進。帝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佯狂自廢。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沈明臣。字嘉則。鄞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

明

世宗皇帝

辛酉嘉靖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食。

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既與裕王同出邸。居處衣服無別。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袁煒字懋中慈谿人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二月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嚴嵩以為天眷趣禮部急上賀煒亦以為言尚書吳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仍救護如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煒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大喜及是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嚴訥字敏卿常熟人郭樸並號青詞宰相

煒才思敏捷每撰青詞援筆立就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內直諸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

薄蝕布算可知本不應少有訛舛若史書所載當食不食皆因疏于推測耳至于陰雲不見尤屬偶爾被遮乃嚴嵩遽以為與不食相同侈陳瑞應徒為人所鄙笑而袁煒且以食止一分遂詡為氛祲銷鑠獻頌貢諛小人止圖榮寵而罔顧事理之是非亦可醜矣

作龍語。帝大喜悅。其詭阿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拔用之。恩賜稠疊。他人莫敢望。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卽徙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乃暫御玉熙宮。

壬戌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然攬權既久。帝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自負爲天下才。嵩既耄昏。且旦夕值西

前此論嚴嵩者不一嘉靖並置若罔聞何一聞方士之言卽能心動甚至以不亟轉叩上仙煬蔽尙可言耶況嵩始藉陶仲文以固寵繼由藍道行而去位進

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者世蕃別號也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靑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居玉熙宮隘甚欲有所營建以問階階請以三殿餘材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命階子尙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十旬而工成帝卽日徙居之由是帝益向階顧問多不及嵩卽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奸罪道行以扶鸞得幸故惡嵩帝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詐爲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帝問上仙何不亟之答曰留待皇帝自亟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避雨內侍家偵知

退之柄皆不由主出則雖罪狀自此而彰要難語乎黜陟之正也

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應龍將具疏。夜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帝壞。其下甚壯。一注矢拉然。覺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專劾世蕃罪狀。因及嵩溺愛惡子。招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且曰。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遂罷嵩下世蕃詔獄嵩爲世蕃求釋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客羅龍文俱戍邊詔從之特宥鴻爲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龍文官中書。與世蕃交關爲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無恥者競稱蕚山先生。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栢鄉人。等皆坐姦黨黜謫有差。

土默特即韃靼小王子後。嘉靖初。徙幕東方。按土默特。舊作土蠻。今改。後倣此。寇遼東總兵官黑春戰死。

土默特入撫順城名。在奉天府承德縣東。與興京接界。復攻鳳凰城在奉天府東南。鴨綠江經此入朝鮮國。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燿清苑人太子少保

初大內災宦官有密收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燿從

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尋

加太子少保燿初賄嚴世蕃躐戶部尚書事在三十九年四月以

貪穢著及世蕃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要結爲固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御史姜儆南昌人王

大任陝西保安人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

還朝上所得法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

獲桃幄後其爲中官欺飾形跡顯然嘉靖何以遽信爲天賜至兔鹿馴育苑囿孳產尤屬常事乃輙目爲奇瑞至于告廟稱賀且詡稱眷祐非常誕妄滋甚嘉靖崇信左道惑溺已久較之漢武尤爲庸鄙爾時廷臣亦從而附和之天寶祥符紛紛蔓獻先後殆同一轍耳

儆大任俱擢侍讀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時嚴嵩既罷。藍道行亦被譴。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設詐以娛之。嘗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元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事在四十三年。

癸亥 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等。擊倭于福建。破之。

自倭去柯梅。注見前。浙東江北漸寧。而患盡移于福建。泊倭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攻福寧。寧德。進圍福州。經月不解。蔓延興化。奔突漳州。迄無寧日。浯嶼。即金門。在泉州府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季閩縣。惠安。宋縣。今俱屬泉州府。福寧。元州。今升府。屬福建。寧德。亦五季閩縣。今屬福寧府。閩人在朝者。爭劾胡宗憲嫁禍。帝不問。既而宗憲以罪被逮。宗憲初因趙文華。結歡嚴嵩父子。文華死。又因羅龍文以進賂。及嵩

敗。言官劾其黨嵩罪。得旨逮問。旣至。帝以平汪直功。釋之。後復坐交通龍文罪。下獄瘐死。倭尋陷興化府。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明置。今裁。故城在興化府莆田縣東。）不去。自倭躪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富。旣陷。遠近震動。詔急徵大猷充總兵官。繼光爲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廣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不敢戰。大猷至。亦不欲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邀賊于長樂（唐縣。今屬福州府。）殲之。至是。繼光以浙江兵來會。（繼光先破倭于橫嶼。還浙江。橫嶼。在寧德縣東南海中。）巡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于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遂復興化。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爲諸將所破。閩患少熄。（倭起二十餘載

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火劍而去。其後繼光。大猷復連敗之。東南始得安枕矣。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舊作把都兒。今改。後倣此。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遼塞。總督楊選。囚縶三衛長托干。舊作通罕。今改。令其子更迭爲質。托干。錫林阿妻父也。冀以牽制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潰牆子嶺關名。在密雲縣北。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溱。孫臏。戰死。京師戒嚴。詔諸路兵入援。虜駐內地八日。大同總兵官姜應熊。敗之于密雲。乃退。詔誅選。初。寇之入也。帝方祠醮。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徐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等入援。會帝見城東火光。知寇已逼。大驚。諭階議逐寇。而芳兵已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寇退。帝怒博不早聞。欲與楊選同論罪。階力爲救解。乃誅選而不罪博。馬芳字德馨。蔚州人。

敵騎縱掠近甸京邑戒嚴楊博職任中樞正宜悉籌入告以速靖寇氛顧烽火遠徹宮中竟以禱齋嚴祕致警報匿不上聞其罪實難復逭乃楊選旣伏刑誅

而博竟以救援獲免總由廷臣恇怯一遇寇警必切齒啟釁之人而袒護私交雖玩敵亦視爲常事刑政縱失若此國事奚得不壞耶

甲子 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楧厲王㰘六世孫。有罪。廢爲庶人。國除。

典楧在國多不法。常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絕大壯飲食斃之。築崇臺連城擬帝闕。強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以金贖。巡撫張永明烏程人。等上言狀。詔壞所造宮室。歸民間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楧不奉詔。法司言典楧無藩臣禮。宜禁之高牆。除世封。從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乙丑 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以病免。

煒疾篤。請假歸。道卒。煒貴倨鮮淟。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階。館閣士出門下者。斥辱尤不

堪。人皆畏而惡之。及卒。謚文榮。

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初嵩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宮。田玉善召鶴。嵩取其符籙。并已祈鶴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詞甚哀。帝不許而世蕃遽返。鐵柱宮。在南昌城內。中有鐵柱相傳許旌陽所鑄。以鎮蛟螭之害。明嘉靖後。改名妙濟萬壽宮。羅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焰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長洲人。不為起會南京御史林潤。字若雨。莆田人。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疏曰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十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帝得疏大怒即詔潤逮捕。紹庭官世蕃子

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既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京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欵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三百餘萬兩他珍寶服玩所值又

簡擢出自廷推實爲明代弊政嘉靖獨以特旨遷除似能矯正其失惜所授止及侍直諸臣而郭樸高拱仍由徐階薦得預機務究無當于拔本塞源其後張居正用事遂專任私意爲進退迨末流而枚卜亦悉付廷推則更濫難制矣蓋用人乃馭下大權太阿豈宜旁落且命出于上即所用未能盡當而失不過一二人其患小若事出于下無論推讓未必皆公縱

數百萬。嵩及諸孫皆爲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並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袁煒去後。徐階當國。屢請增閣臣。故有是命。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祠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

冬。十一月。嚴訥罷。

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罷歸。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備物孝養。人以爲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秉銓二年。適華亭當國。諸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

丙寅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所舉果盡得人而黨援倖進之風將自此而啓其患大命官立政顧可不審于公私輕重之閒乎

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畧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閒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于朝。童僕亦奔散無留

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樸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旱。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

錫林阿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圯。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卧。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時寇屢犯東西諸寨。及冬。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又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與其子大朝。大賓俱力戰死。

冬十二月。帝有疾。

先是。帝以久病。忽欲南幸興都。即承天府取藥。徐階力諫。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時方士至者日衆。帝知其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僞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同進。其方詭秘。藥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

十二月。帝崩。

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內。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䘏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裕王載坖即位。是爲穆宗。赦。

以明年爲隆慶元年。

釋海瑞于獄。

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

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絶于地終夜哭不絶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穆宗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

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錢塘人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阼睿宗已爲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字本道忻州人上言獻皇帝雖爲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爲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

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追尊母杜氏爲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通州人。

以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爲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六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輙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于他相。

三月。葬永陵。

謚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明史贊曰。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訌于內。

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雖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以下之主也已。

夏四月，御經筵。

五月，夏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北）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盛應期請于昭陽湖（有大小二湖相連，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江南沛縣，亦名山陽湖）東別鑿新渠以通漕。廷議從之，會應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在縣南，為往來津要），分為十數股，潰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循行應期舊迹，請開南陽（鎮名，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留城（在沛縣東南，即古留邑，漢張良封此）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溝（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之，不為壑也，乃決

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至是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穀亭而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而北。經夏鎮而至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在滕縣。凡三十四泉。及薛河。在滕縣南。源出寶峯山。滙諸泉而為淵。西經薛山。因名薛河。沙河。有二。俱在滕縣。在縣北者曰北沙河。源出鄒縣嶧山。在縣南者曰南沙河。即古漷水。源出縣之述山。下流俱入運。注之。築馬家橋隄。在沛縣。遏黃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工未成。會河復決。論者紛然。謂衡故興難成之役。以倖功。及工竣。羣議乃息。未幾。山水驟溢。新河決。壞漕艘。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費。嶧。鄒。滕。諸水。以一隄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吳時來以遺詔復故官。赤山湖在滕縣西南。與微山。韓莊。諸湖相連。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遽移具出。拱無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會世宗不豫。訛傳非常。拱遂移直廬器用于其家。爲給事中胡應嘉沭陽人。所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

帝卽位。階爲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復助之。因事削應嘉籍。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以吏部尚書楊博庇鄉里。劾之。帝責其牴牾。下閣臣議罰。樸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覘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大譁。給事中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永平人。爲拱劾階。坐黜。于是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六月。霪雨傷稼。

帝素服修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九月。諳達寇山西。

諳達數犯山西。時邱富已死。趙全任虜酋用事。尊諳達爲帝。治宮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墜。傷數人。諳達懼不敢居。全乃爲諳達言大同兵弱。亭障稀。可以逞。故屢入犯。至是。復率衆數萬。分道入井坪。在朔平府平魯縣南。有城。明成化中建。置守禦所于此。朔州。偏頭關老營。堡名。在寧武府偏關縣東。亦成化中建。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今汾州府永寧州。本唐宋石州。明因之不改。隆慶後。始更名永寧。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後魏永安。唐改名。今縣屬汾州府。介休。漢界休。晉改界爲介。今縣屬汾州府。平遙。漢平陶。後魏更名。今縣亦屬汾州府。文水。隋縣。今屬太原府。交城。亦隋縣。今屬太原府。太谷。漢陽邑。隋改名。今縣屬太原府。隰州。注見前。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

勾土默特。注見前。同時入寇薊鎮、昌黎。注見前。撫寧。注見前。樂亭、金縣。今屬永平府。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在撫寧縣東北，有關。會大霧，迷失道，墮棒槌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衆。

郭樸罷。

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樸，拱歸，樸亦求去。帝固留之。御史龐尚鵬字可南，南海人。凌儒泰州人。等攻不止，遂乞歸。樸家居二十年卒，諡文簡。

冬十月，以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總督三邊。

時濟農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賓都。舊作賓土，今改，後倣此。駐牧大小松山。大松山在凉州府平番縣東北，接蘭州界。小松山在其北，爲邊陲要地。南

擾河湟番族[illegible]四鎮延綏寧夏固原甘肅是爲陜西四鎮皆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陜西延寧甘肅軍務

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字拱辰東明人于廷黜爲民星上疏言陛下爲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抑一二内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帝大怒詔杖六十黜爲民中官滕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絶而復甦其妻鄭誤聞星已死遽觸柱死聞者哀之

二月命廷臣舉邊才

三月立子翊鈞帝第三子爲皇太子即神宗

京師地震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

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屢摧大寇。平浙閩倭又平江西賊。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尋以薊州既有總兵官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還總兵官郭琥而以繼光爲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繼光建敵臺千二百座臺高五丈睥睨四達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又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製拒馬器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面前間以長鎗筤筅兵器名以大毛竹爲之籠二尺長一丈五六尺刃在其顚長一尺用

筤筅籠二尺長且一丈五六尺而刃在其顚又長一

二人持之不久且疲二人持之旋轉扞格必不適用而當時以爲禦敵精器直不值一噱且北方之强勝南方之强人所易知者浙兵節制嫻步伐安能遠勝北軍蓋繼光勦寇東南本多舊部其奏請募調不過兼顧思用趙人之意耳而記載家左袒南人遂若南人之果勝北人者以是知言兵有不敗之理乎

爲行伍藩籬。見戚繼光武藝篇。寇奔前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時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多不堪用。繼光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敢動。邊卒大駭。自是始知軍令。入衛兵主策應。本衛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倖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帝欲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群小璫毆御史于午門。都御史王庭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庭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王庭。字子正。南充人。給事中張齊。長安人。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爲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

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冬。十月。遼王憲㸅（莊王致格子。）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㸅在嘉靖時。以奉道被寵。賜眞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郜光先（山西長治人。）劾其淫虐僭擬諸罪狀。遣侍郎洪朝選（字舜臣。同安人。）等往勘。得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家荊州。與憲㸅有隙。及朝選在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江西德化人。）羅織朝選。死獄中。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寇于長水海子。（即白海子。又注見前。）敗之鞍子山。（亦曰馬鞍山。在獨石口東北。）

先是。或為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五萬騎襲宣府。可得志。芳預伐木環城。寇不得上。乃解去。

頭之。芳率參將劉潭等。出獨石塞外。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迎戰。又大敗之。芳有膽智。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二十八。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興和衛注見前。

己巳

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威望久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中官監織造者。為減輿從。有勢家朱丹其戶。恐瑞見即黜之。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彊。撫窮弱。下令飈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富家巨室。或竄他郡以避。其見憚如此。瑞撫吳甫半歲。再為言路所論。遂改督南京糧儲。小民聞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帝幸太學會祭酒胡杰論罷貞吉以禮部侍郎攝事貞吉在嘉靖朝由諭籍屢擢戶部侍郎罷歸帝即位復起禮部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及是遂以尚書參機務貞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廣東海賊曾一本伏誅

一本初與大盜黃平聚衆數萬剽掠惠潮間與倭相犄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倭略盡平爲副將湯克寬邳州衛人所敗遠竄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參將繆印又犯廣州殺知縣劉師顏尋復陷碣石衛在惠州府海豐

縣東南明洪武中置今裁裨將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先叛附于賊。勢益熾。時大猷已改鎮廣西。詔止勿赴。令與廣東福建總兵官李錫歙人郭成四川敘南衛人同討一本。錫出海。與大猷遇。擊賊。三戰皆捷。會成亦敗賊。執周雲翔。率參將王詔等以師來會。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閩廣隨在皆盜。而一本最彊。既平。患漸息。

冬十一月。京師地震有聲。

十二月。命厰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厰衛密訪以聞。于是尚書毛愷字達和江山人侍郎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等皆自

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字汝德臨川人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廠衛。廠衛必托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愼。帝不從。已而事竟寢。

召高拱復入閣。兼掌吏部。

拱性彊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議禮諸臣。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時拱專與徐階爲難。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會帝

仁柔弗之竟階子弟頗橫鄉里郡邑有司希拱指簿其子弟皆編戍盡奪其田所以扼階者無不至

杖尙寶司丞鄭履淳下獄字叔初海鹽人尙書曉之子

履淳上疏極言時政畧曰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臣等當痛哭泣涕于殿庭陛下亦當卧薪嘗膽于宵旰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嘗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孤睽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閹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童牛羸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施之計患豈在明前車不遠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消衷濟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珍奇之玩而保瘠痍分昭陽細務之勤以和庶政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履淳父曉通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爲都御史禦倭有功遷刑部尚書與嚴嵩不合罷歸卒嵩敗履淳訟于朝帝卽位曉贈官賜謚至神宗初履淳復起光祿少卿尋卒

庚午四年。春正月。巳巳朔。日食。罷元會。

是月。月復食。給事中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疏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報聞。

五月。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領之。

趙貞吉言。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論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令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與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彊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六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爲總理。報可。未幾復置總督協理大臣。貞吉不能爭。

夏四月。京師地震。

秋七月。禁章奏浮詞。

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反可竄匿名實。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罷。

初。以勤入閣。徐階爲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正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以勤歸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

八月。宣大告警。敕備邊。

時李春芳雖爲首輔。而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拱請

命侍郎曹邦輔邦輔于帝即位初。起謫籍。屢進兵部侍郎。王遴。字繼津。霸州人。督師。列陳以待。以都御史粟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王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得無事。拱練習政事。有才畧。凡所建白多可行。然居位頗專横。其門生韓楫輩。並居言路。日夜奔走其門。專務搏擊。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大埜劾拱不忠十事。皆謫外。

韓楫。蒲州人。劉奮庸。洛陽人。曹大埜。巴縣人。

罷戶部尚書劉體乾體乾。字子元。東安人。

時內供寖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先是。御史詹仰庇諫市珠寶。言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何必求之于外。不報。已而仰庇巡視十庫。疏請嚴覈內官監出納歲數。并節省[illegible]無益浮費。會疏中有再照人主語。內官摘出激帝怒。以為大不敬。杖之百。斥為民。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至是。給事中[illegible]

吾德。李已。復上疏言。比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惑。謂內官崔敏等。獻詔營私。罪不可宥。乞即斥譴。以清左右。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已久之始得釋。 ○吾德字仰庇。字汝欽。安溪人。李已。字子復。磁州人。

九月。河決邳州。

初。新河既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漕艘不得進。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阻。河道侍郎翁大立（字傳參。餘姚人。）言。邇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有東西二泇。東泇。出沂州府西北箕山。西泇。出嶧縣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南入泗。謂之泇口。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條利害以聞。已而大立以謨漕削籍。復以朱衡經理河道。遂罷泇河議。專事徐邳。築長隄。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

黄隄。正河安流。運道復通。 事在六年正月。

以李成梁 字汝器。世鐵嶺衛指揮僉事。 爲遼東總兵官。

錫林阿入遼東。總兵王治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時諳達諸部。屢窺塞下。十年間。大將死者數人。成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給以厚餼。用爲選鋒。軍聲始振。

冬。十月。諳達孫巴噶奈濟 舊作把漢那吉。今改。後仿此。 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巴噶奈濟者。諳達第三子塔本台吉 舊作鐵背台吉。今改。 之子也。幼孤。育于諳達妻伊克哈敦 舊作一克哈屯。今改。 所。既長。娶必濟 舊作比吉。今改。 不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 舊作襖兒都司。今改。 女。號三娘

子。即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噶恚。率其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告總督王崇古崇古于四年正月改督山西宣大曰。機不可失也。率五百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巴噶來歸。非擁衆內附者可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諳達。諳達急。則令縛送拜甡諸叛人。不聽。即脅誅巴噶。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諳達老且死。黃台吉立。則令巴噶還。以其衆與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誠安邊之長策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巴噶指揮使。諳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引還。約諸部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不得利。伊克哈敦

思其孫。日夜哭。諳達患之。使來請命。遂時遣譯者鮑崇德往。令縛送拜牲諸叛人以易巴噶。崇德入其營。諳達盛氣待之。崇德曰。朝廷待而孫甚厚。今稱兵。是速其死也。諳達疑巴噶已死。聞言心動。使使詗之。崇古令巴噶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巴噶夕歸。諳達因屏人語曰。我不為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為王。長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即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背德乎。遂遣使致書逢時。而全方德恩用兵。諳達又惑之。全嘗投書逢時。欲歸中國。逢時以示諳達。始有執全意。錫林阿奄至大同。逢時以巴噶箭示之。錫林阿執箭泣曰。此吾弟帑本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噶。巴噶既受官。當留。諳達召錫林阿還。乃引去。諳達遂遣使與崇德來[illegible]請互市。縛趙全等九人來獻。詔磔于市。崇古亦以請命遣巴噶歸。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考察科道。欲

高拱趙貞吉同任閣臣正宜和衷集事況考察為黜

陟大典尤當虛公稽核求協輿評乃謀逐私人互相排軋祇以朋黨爲心不復顧國家政體豈大臣所宜出此且使拱快心貶斥貞吉果公正無瑕何不早爲糾訐顧始而相持求解比拱嗾人劾奏方以其壞亂選法爲言力圖報復拱固專橫貞吉亦豈能免于營私市官哉

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辯言臣掌風憲目睹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横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吏部權廣樹眾黨疏入帝竟允貞吉去而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人多怨之歸十餘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以禮部尚書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本裕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辛未五年春二月命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封皇子翊鏐（帝第四子。）爲潞王。（後之藩衛輝。）

三月封諳達爲順義王。

巴噶奈濟既歸諳達及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

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

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

愈于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詔

下廷臣議議各不同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

內修守備乃封諳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埒

赫（卽老巴噶。諳達弟。舊作昆都力。今改。）錫林阿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有

差封巴噶奈濟昭勇將軍指揮如故已而套部濟農亦

如約請命詔授官如昆都埒赫由是西塞諸部歲來貢

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

夏五月李春芳罷

初春芳代徐階爲首輔務以安靜稱帝意同列陳以勤故端謹張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旣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後數年卒諡文定

六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河南山東水。

十一月。殷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涇陽人）劾士儋進由內侍。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遂乞休去。（士儋家居十餘年卒。謚文通。久之改謚文莊。）

壬申 六年。春。閏三月。帝有疾。

帝御皇極門。疾作。遽還宮。

夏四月。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儀掌禮部。秉禮循法。居職甚稱。爲言路所劾。遂引疾歸。已用高拱薦。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及是遂入閣。

五月。帝崩。

帝疾稍平。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亟召高拱。張居正至。帝執拱手。欵語備至。居正在旁。帝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宮。尋命宿乾清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命。遂崩。

六月。乙卯朔。日食。

太子翊鈞即位。是為神宗。赦。

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詔祀建文朝盡節諸臣于鄉。有苗裔者卹錄。

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中人馮保。深州

人。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冲。保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穆宗疾再作。居正處分十餘事。使小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入。拱恚甚。面詰居正曰。密封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穆宗崩。保矯遺詔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遂掌司禮監。又督東廠。總兼內外。勢益張。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疏請詘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己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領之。明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拱急僦騾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弗許。

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居正遂為首輔

高儀卒諡文端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殮

以禮部尚書呂調陽字和卿廣西臨桂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高儀既卒張居正以調陽弱鷙代之居正專決調陽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秋七月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漷縣人帝生母為慈聖皇太后

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

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帝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九月。葬昭陵。在昌平州大峪山東北。

明史贊曰。穆宗端拱寡營。許諳達封貢。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歟

冬。十月。彗星見東北方。

至二年四月乃滅。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彦。李侗。從祀孔廟

神宗皇帝

癸酉萬歷元年春。正月。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尋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馮保欲緣此以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拱先薦洪掌司禮。故係怨之。）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詣居正力解。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怵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成國公朱能五世孫。）會訊。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搒掠我邪。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二月。御經筵。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命。

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及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逢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四川都掌蠻注見前。平。

成化初。都掌蠻亂。尚書程信襄城伯李瑾討平之。事具前。隆慶末。復亂。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在敘州府興文

縣東南。上有城。為蠻巢穴。僭稱王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方輿紀要。九絲山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岡四水。極廣可以播種。下惟一徑鳥道可通。東北則雞冠嶺。上有砦。都都寨。地家廣。為九絲左臂。凌霄峯。最高險。有城。為九絲門戶。鼎峙相連。峻壁皆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城。為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巡撫曾省吾。鍾祥人。屬總兵官劉顯以軍事。顯被劾當罷。省吾奏留之。又起故將郭成為之副。成亦被劾。充為事官。督軍往討。至是諸軍集敘州。誘執阿苟。拔凌霄。鑿灘通餉。進逼都都寨。克之。斬賊黨阿墨。于是顯分兵為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夜賊無備。腰絙而上。斬關入。賊驚潰。郭成復破雞冠。三酋阿大。阿二。方三。以次就擒。凡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拓地四百餘里。蠻寨既平。得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為

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稱王。鼓山巔。羣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

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為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遞相糾舉。誤者抵罪。自是政體為肅。

十二月朵顏察克圖舊作朶顏長禿今改。後仿此。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之。

自諸達欵塞。西部烽火寂然。獨土默特徙居察罕地。今察哈爾。明時曰察罕。在遼東口外。本朝移其部衆于宣大近地。分為八旗。設佐領等官管轄。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泰寧朵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

步自中葉已後堂廉睽隔百度日隳張居正奏請具儀皇極一見史册侈爲盛事顧其舉之也特循考察之虛文一奬賞遂已畢事上無疇咨之意下鮮敷奏之言則所謂廉能課最者率出諸司竿牘私人于述職之義庸有當乎

是年春朶顏部長董呼哩（舊作董狐狸）及兄子長安（舊作長昂今並改後倣此）入犯喜峯口繼光擊敗之呼哩乃欵關請貢至是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擒之于是呼哩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察克圖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人攢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甲戌 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于皇極門

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順成弘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屆期倣舊典具儀以上帝乃召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蒲圻人）等二十八人特加獎勵並賜

銀幣。

夏。四月。詔內外官行久任法。

吏部尚書張瀚（字子文。仁和人。）請諸司久任。張居正善而行之。

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秋。七月。淫雨。昭陵地陷。

八月。淮揚。徐河海並溢。

冬。十月。決囚。

嘉靖季年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輙停刑。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從之。時承平久。羣盜蝟起。至入城市刦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

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為衰止。

乙亥

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建孤山堡于章齊喀喇（舊作張其哈剌。今改。）佃。（在遼陽東南。亦曰新佃。）險山堡于寬佃。（亦在遼陽東南。）沿江新安等四堡于長佃。長嶺（俱在寬佃南。）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叅將戍之。其地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

二月。始命日講官記注起居。

太祖初設起居注給事中。尋罷。至是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時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

乃上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没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遂有是命。張位。字明臣。新建人。

夏。四月。己巳朔。日食旣。

秋。八月。以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居正當國。四維歲時饋問居正不絕。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遂入贊機務。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元輔居正等辦事。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然。不敢以僚自處。隨居正後。拜賜進官而已。

河决碭山。

江浙頻歲水潦為災是年五月淮揚又大水詔察二府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至是河決碭山而北淮決高家堰法見前而東高郵湖在高郵州西北天長以東之水皆滙此達于運河亦決清水潭口在高郵州北三十里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北漂蕩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孝宗初漕臣白昂以運舟經甓社湖觸壞乃開復河于高郵隄東以避其險長四十里名曰康濟至是湖水決漕臣吳桂芳改挑康濟越河修復老隄河成名曰宏濟遂為永利甓社湖與高郵湖相連亦名珠湖宋孫覺于湖上見大珠光燭天因名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並著清節及官尚書多所條奏時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為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又給事

中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以言事得罪懋學請行寬大之政而居正方務綜覈以為風已遂斥為民居正殁復故官及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浙江山陰人承風劾之遂謝病歸後居正殁屢召不起賚諡文恭

地震冬十月再震

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字子畏安福人于獄除名為民

時御史在外每凌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大捷居正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劾臺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

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先是。吏部尚書楊博罷。廷推葛守禮。朱衡。及瀚。瀚資望最淺。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乃拔用瀚。張四維。爲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應禎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居正以疏中有王安石誤宋之語。怒其侵已。調旨切責。下獄杖戍。未幾召還。 應禎字公善。安福人。等罔上行私。橫黷無厭。

居正怒甚。具疏辭政。入見帝言。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邪。無以逃專擅之譏。因俯伏泣。不肯起。帝爲下御座。以手掖居正曰。先生起。吾逮臺竟其事。遂下臺詔獄。命廷杖百。遠戍之。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臺按遼東。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爲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載宗。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 張學顏。字子愚。

肥鄉人。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後御史江東之訟臺寃。詔復官。天啟初。追諡毅思。江東之。字長信。歙人。

二月開草灣河。注見前。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汊港久湮。入海止雲梯關在山陽縣東北二百里。大河北岸。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汎濫而鹽鹽城。安安東。高高郵。注俱見前。寶寶應。唐縣。今屬揚州府。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以入海。請于草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東泉流滙圍。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廷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閱七月工竣。水患稍平。其後通塞不時。至十七年。大河復由

此分流。奪正流十分之七。凡六十里至安東南赤宴廟仍合正河。

夏五月。命司禮太監馮保同法司錄囚。

秋七月。詔戶部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

從張居正請也。先是。漕舟以河決。不時至。已而漕運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即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河決崔鎮。在桃源縣西北。

是年二月以後。江北旱。河水斷流。至是。徐豐沛睢寧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河又大決。田廬漂沒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清口淤墊。全淮南徙。瀰漫山陽高寶間。會河向桃源

元置桃園縣。明曰桃源。今縣屬淮安府。三義鎮。在縣東。舊名三汊鎮。入老黃河故道明史河渠志。黃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是爲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合。于是大河口故道遂廢。淮水乘虛入清口。老黃河復塞。

五年。春二月。廣東羅旁叛猺平。今廣東羅定州。明爲瀧水縣。屬德慶州。其南有廢瀧水鎮。舊爲羅旁地。猺人盤據于此。

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上江謂西江。下江謂南江。西江即鬱水。南江即瀧水也。鬱水。注見前。瀧水。在羅定州西。飛瀑驚湍。最爲險阨。東西兩山間。東山。在肇慶府封川縣東。西山。在羅定州東安縣西南。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略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猺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兩廣總督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建議大征。會遷去。侍郎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

代。至是雲翼乃大集兵。令總兵官張元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李
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
百有奇。鄰境猺獞皆懼。求撫。雲翼奏改瀧水縣爲羅定
州。又設東安西寧二縣。設監司參將。積患頓平。先是殷正茂令總兵官俞大猷討平
廣西古田獞韋銀豹等。改古田爲永寧州。及是雲翼
既平羅旁。復勦捕諸山賊之不靖者。由是嶺表晷定。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諡襄敏。

綸沉毅知兵。初守台州。禦倭有功。累擢巡撫。朝廷倚以
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寧歲。先撫福建。繼撫四川。進撫兩廣。前後積首功二萬一
千有奇。後督師薊遼。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屬戚繼
光訓練。相度邊隘衡綴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
置一將。互爲犄角。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帝即位初。進

張居正久握朝綱恐人圖已遂爾自謀起復貪權戀位之私實不能以自解至吳中行等抗詞極論雖不無過激亦何至紛紛杖謫多人大臣欲以强悍立威逞行罔忌實爲弁髦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爲雖童昏不應若是至居正索刃刎頸更行同無賴可鄙殊甚矣

兵部尚書。三疏乞歸。不允。至是卒。綸始終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秋閏八月。乙酉。朔。日食不見。

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冬十月。杖編修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等。謫戍有差。

居正父卒。帝與兩宮。遣中使慰問。絡繹道路。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已。會戶部侍郎李幼孜應城人。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吏部尚書張瀚諭留居正。居正乃陽上書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謬爲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

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勒致仕。瀚先附居正。得掌吏部。見非于世。至是忤之去。士論皆重瀚。于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上疏爭之。已而員外郎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純父。秀水人。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于馮保。欲廷杖之。學士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等求解于居正不得。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徑入不顧。侍講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張位。趙志皋。字汝邁。蘭谿人。修撰習孔教。廬陵人。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皆疏救。格不入。遂杖中行等四人。謫戍進士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復上疏爭。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鴻模。字文甫。益都人。馳疏救中行等。五人并斥為民。于是錫爵慎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詔遣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唐詣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事。許之。

孛星見。

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張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

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諳達諸部嘗越甘肅境掠西番。既通欵。其從孫徹辰台吉。舊作切盡台吉。今改。後倣此。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諳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諳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于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鉉。鄱陽人。尹瑾。東莞

人。等交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辯。因乞休去。崇古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為危言以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自順義歸款後二十年。崇古乃殁。謚襄毅。

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思以威權劫之。時因星變考察百官。趙志皐、張位、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僉都御史張岳。字汝宗。餘姚人。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禮部尚書何維栢維栢于嘉靖時。以劾嚴嵩得罪。隆慶初復官。累遷尚書。亦以自陳免。先是奪情議起。張瀚叩維栢。維栢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居正怒。奪維栢俸。因追論羅倫議李賢奪情。斥為小豎子。聞者莫不訝之。

戊寅

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季馴治河爲明季河臣第一所陳六議具有條理今亦頗仍其利即如止濬海工程一節實爲明達事體夫海口潮汐往來隨濬隨積不可以人力治理本易曉而導河刷海因其自然之勢其說尤爲至當且明神宗時至今幾二百年如

先是總河傅希摯人衡水欲塞決口吳桂芳主開老黃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會桂芳卒以季馴代之季馴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繕隄爲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隄乃可固也沿河隄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

果於勢之慮則河流久、應
梗窒不通而注釜循塗未
聞少變可見浮沙雖壅實
與水道無關言者第未深
察耳紙上空談無裨實際
迂儒口舌紛騰往往如此
惟在斷之於心而已

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使淮黃力全。涓滴悉趨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淮水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遡淮。陳瑄始隄管家諸河。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蒲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直同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急穿支渠。詎知草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致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道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非惟不必別鑿他所。而草灣亦可勿濬矣。故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

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道也。廟灣。註見前。武家墩。在山陽縣西南。鉢池山。在山陽縣西北。柳蒲灣。在山陽縣東北。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決。曰復牐壩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乃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高家堰隄六十餘里。歸仁集在徐州府宿遷縣南。隄四十餘里。柳蒲灣隄東西七十餘里。自徐沛至淮揚間。遙隄縷隄滾水減水壩牐。無不修築。逾年工成。自後數年。河道無大患。

立皇后王氏。餘姚人。

先是帝大婚届期。慈聖太后將歸慈寧宮。諭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專恃先生。尋以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淶字源甫。雩都人。言大婚重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于觀聽不宜。乞別簡用。不聽。

三月。以禮部尚書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張居正請增置閣臣。居正將歸葬父。恐高拱殷士儋復出。故有是請。令居正推擇。居正以自強有人望。而時行又其所厚。遂薦用之。自強負伉直名。素忤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既入閣。守位而已。是冬十月。自強卒。

史稱馬自強入閣。張居正以人望薦之。一似居正真能不念夙嫌者。殊不知居正專權植黨。實有操縱之才。自強當日即因負名抵忤。未聞悉力糾彈。自忖勢位不能相抗久矣。一旦以相位牢籠。自當喜出望外。且其人之色厲內荏。或亦有深識其底裏者。是以陽推輿論之公。陰責傾心之效。正魯論所云苟患失之

張居正葬父歸。夏六月還朝。

無所不至者也

帝大婚後居正乞歸葬父許之賜帝賚忠良銀章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勅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專決馳驛之荊州聽居正處分會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既畢葬且還朝居正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就道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趣之而令中官護其母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長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襄王唐王出候設宴具賓主禮及抵京兩宮慰勞懇篤賞賚有加母至亦如之

秋七月呂調陽罷

張居正歸後閣事皆送裁決調陽內慚堅臥累疏乞休

嘉靖時粃政甚多獨其裁抑中官頗得制馭近習之道故涓人奉法不敢恣肆者幾數十年神宗承其遺制正當申嚴禁令何以復廣加遴選竟至三千五百人之多益由馮保居中用事吹噓引進使寵類復致蔓延而若輩氣焰既滋勢即難於鈐束未幾而蠱惑日甚礦璫稅監四出征求元氣由茲削盡馴至茄花委鬼竊弄威權貽毒遂傾國祚履霜堅冰此其漸矣

不出。及居正還。遂致仕。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

冬十二月。高拱卒。復其官。諡文襄。

拱家居數年。及是卒。張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馮保憾未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拱初存吏部。遍識諸司賢否。倉卒舉用。皆得人。又以時方棘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由侍郎而總督。而本兵。中外迭居。邊材自裕。更取各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及諳達封貢。拱力主王崇古議。邊陲遂得休息。卒後久之。廷議頌其功。乃贈太師。賜諡。

封李成梁寧遠伯。

土默特與從父哈斯坦。舊作黑石炭。弟大小韋徵。舊作委政。從弟諾木圖。舊作煖土。恭圖。舊作拱土。子布延台珠爾。舊作卜言台周。從子黃

台吉及泰寧部長蘇巴爾噶（舊作速亥）把綽哈（舊作炒花今並改。）等。頻入犯。成梁屢擊卻之。論功世廕。恩賚稠疊。至是蘇巴爾噶綽哈糾土默特黃台吉等。以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方輿紀要。堡在海州衛東南。遼置。今海州衛。今奉天府海城縣是。）深入耀州。（遼置。今廢。故城在海城縣西南。）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斬其長九人。餘首級八百四十。捷聞。帝告謝郊廟。封成梁寧遠伯。（成梁故驍悍善戰。會張居正當國。每奏捷。輙張大其功。遂得封伯。）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己卯七年。春正月。毁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夏四月。張居正上肅雝殿箴

帝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居正言歲入則減于舊。歲出則浮于前。請量入爲出。罷節浮費。因進肅雝殿箴。帝嘉納焉。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賑。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當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

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

居正儼然以帝師自負實違人臣敬慎之儀又動輒

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其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頗稱簡便。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詔減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庚辰八年春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帝奉兩宮太后謁陵天壽山。

張居正乞罷詔慰留之。

居正扈帝謁陵歸。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帝顧居正益重。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或又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而居正奏謝。亦儼然自負為帝者師。凡

以乞休固寵則更效先王安石而滋甚且因兩子下第竟奏停館選而其子遂連掇巍科直以朝廷羈僕之規攘為私室光榮之具驕橫若此雖有才亦何足重乎

再上。帝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

初。居正子敬修、嗣修、懋修。先後領鄉薦。帝改元之二年。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停是科館選。至五年。嗣修遂以第二人及第。是年。復當會試。懋修、敬修皆中式。會居正方乞休。遂特擢懋修第一人及第。自居正私其子。連舉上第。而他輔臣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之子。亦皆先後成進士。御史魏允貞。疏陳時弊。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後始許廷對。帝以允貞言過當。謫于外。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矣。

魏允貞。字懋忠。南康人。

夏四月。遼東都督王烏塔（舊作兀堂今改）寇邊。李成梁擊敗之。

烏塔。迺市寬甸。忿邊將強抑市價。數遣零騎侵邊。犯靉陽、（堡名。在鳳凰城北。）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遂入永甸堡。在鳳凰城東。 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盡毀其營

壘至秋復犯寬甸副將姚大節又破之烏塔由是不振

六月南畿大水

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謚武襄

先是大猷以平古田猺功進世廕已爲巡按御史所劾回籍聽調久之復以都督僉事起僉書後府事領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大猷少好易嘗以易推衍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爲一人也初爲汀漳守備遊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及爲大將持身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南服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驍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其爲綸所推重如此

冬十月汰冗官

先是詔南京職務淸簡官不必備至是盡汰內外冗員並罷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皆從張居正請也

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字孟中德淸人始為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後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遂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于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孝宗時贏三百萬頃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後遂按溢額增賦

詔內官並自陳斥逐有差

帝即位初。慈聖太后遇帝嚴。太監馮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已而小璫孫海客用。導帝戲游。二人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言于太后。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張居正草帝罪己手詔。頒示閣臣。詞過抑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巨璫孫德秀溫泰等。而令諸內侍俱自陳。凡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帝由是漸惡保。并亦嗛居正矣。保竊權肆橫。間亦時引大體。內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為瑞。進之。保使使語居正曰。主上沖年。不可以異物啟其玩好。又頗能約束其子弟。不敢肆惡。人亦以是稱之。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恃勢招權利。居正使蒼頭游七。與爵結為兄弟。交關語言。凡有所謀。皆緣以達焉。

辛巳

九年春正月命翰林官分番入直

以張居正請日用翰林官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初政居正嘗纂古今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類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帝從之

三月大閱

夏四月戎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先是五年以宣大總督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疏言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諳達討治即俛首聽命而與議者或曰敵使充斥日益耗費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均未覩事機之論也今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十纔二三而民間耕穫之人市價之利不與焉方隆慶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所不可知者諳達老且死數年之後諸部無

所統一。狡黠爭搆。或行侵擾。在我亦惟罷貢市。固壁壘以待。仍禁邊將無輕舉。使曲常在彼。直常在我。因機處宜。顧方略何如耳。封疆之事無常形。何必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至是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崇古相亞。世稱方王。

土默特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

先是。土默特以二萬餘騎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出戰。皆殁。敵乃分掠小凌河。在錦州府錦縣東。亦名錦川。松山。在錦縣南。杏山。在錦縣西南。會李成梁馳援。始出境。已而土默特復與諸酋聚兵塞下。謀入廣寧。成梁率輕騎從大寧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出塞四百餘里擊之。敵大敗走。至是復入遼陽。簠出禦之。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土默特遂大掠人畜而去。

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爲盜昔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破格賑之陛下宜撙節宮中耗費嘉靖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乃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乃日益充裕

五月盡賣民間種馬

國初馬有官牧有民牧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給草場以資芻牧後專牧于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旣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自豪右莊田占草場馬戶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

卿武金議賣種馬之半。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既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竭。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遂可金奏。下部議。請養賣各半。從之。至是以互市饒馬。盡賣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塲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年。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冏政大壞。



